



對問編卷三目錄

典籍三易

筆墨

龍生九子

茶原

蒲萄酒

西瓜

契刀

千金

黃金盈縮

聚寶盆

黃白家

肺虫

對問編卷三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典籍三易

古今典籍凡三易周秦而上竹簡漢唐紙錄五代而後板墓矣亦有未盡了者伏生口授尚書書之竹簡矣王褒書削代牘迨漢宣時猶然楊子雲仕成哀間去宣帝纔間世耳劉歆見太玄曰恐後人覆瓿有紙矣據東漢書蔡倫爲和帝宦官始以樹膚麻頭之屬

作紙則紙非成哀時有也。詭果何覆耶？王仲任後子雲百年生與倫同時，比著論衡，日尚戶牖間置刀筆。豈倫制未廣耶？或謂倫前以縑爲紙，然縑貴重，貧士不多得。子雲所書，劉歆所覆，果是物耶？或者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蒲可覆，詭乎馮道雕印九經，毋昭裔版鏤文選，世謂摹板，自五代始。然柳玘唐昭宗時人，自云閱蜀四書，率雕印，則不始於五代也。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又不始於唐也。審爾蘇子瞻去隋五百年矣，仍見先輩手抄史記漢書，豈雕撰未廣耶？大都愈便愈煩，愈敝如尚書古文，得之壁中，向非竹策，不與坑灰同冷乎？唐人艱於手錄，以故誦讀既精，校勘亦審。宋世摹板大行而學究束書高閣，雕撰日舛矣。簡便之敝若此。

筆墨

或謂秦前有筆否？予曰：水經注孔子廟前有硯一枚，云平時物也。硯何爲哉？乃知筆之來舊矣。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拂，秦謂之筆。如許氏言筆始名於秦也。予觀曲禮，史載筆士，載言則先秦已

有之崔豹古今注書契以來應有筆自恬始作秦筆耳斯言良信今恬之前雖不可考然觀戰國秦儀以折竹寫書則古製可推墨法神於易水李超而松烟桐煤莫究其始帝續書訣墨藪載逸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今世惟知易水莫知廬阜矣曹子建樂府墨出青松煙則晉魏時已有松煙不特李超時也後漢李尤墨研銘有烟石附筆句又豈特晉魏時耶楊用脩引大戴禮古用石墨今所產非一處又引陸士龍與兄書有石墨此又烟擣之前

龍生九子

甚矣多識之難也李學士東陽號稱博雅而秦陵遺官問龍生九子名東陽不能悉詢之羅編脩玘玘僅疏其五六且云得於其師者止此詢之羅員外績績出故冊備錄其說亦不知所自今述李所記一曰囚牛性好音今胡琴頭上刻獸是也二曰睚眦性好殺今刀吞口是也三曰嘲風性好險今殿角走獸是也四曰蒲牢性好鳴今鐘上獸鈕是也五曰狻猊性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也六曰霸下性好負重今碑座獸

是也七曰狴犴性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也八曰負贛性好文今碑兩旁龍是也九曰蚩吻性好吞今殿脊獸是也陸叅政容見倪村民家雜錄中曰負贛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曰螭吻似獸好望故立屋角曰徒牢似龍而小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曰憲章似獸有威好囚故立獄門曰饕餮似好水故立橋所曰蟋蟀似獸鬼頭好狴犴故用刀柄上曰螭螭似龍好風雨故用殿脊上曰螭虎似龍好文彩故立碑上曰金猊似獅子好火煙故立香爐蓋上曰椒闔似

螺螄好閉口故立門上如詞曲有戶列八椒闔之句今呼鼓丁非也曰蚋蚋似龍而小好立險故立護朽上曰鰲魚似龍好吞大故立屋脊上曰獸吻似獅子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曰金吾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今載菽園雜記中則種有十四不止九子也陸祭酒深金臺紀聞鴟鴞氏生二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飭鐘今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吻頭是也次曰蚺蝮好飲今牖口上石獸是也三說備錄之今人製酒

卮似蜥蜴首上尾下卽好飲蚘蝮也世亦名爲鴟吻
誤矣戴章甫濯纓亭筆記龍生九子與李同但爲蚘
蝮好負恐霸下音同而字異與又於好飲之說異矣
書之以見多識之難

茶原

草木子茶之用始於唐蓋據陸羽經耳晉史劉琨求
眞茶於弟北魏呼茗爲酪奴則先唐人用之三國韋
曜傳孫皓賜茶茗以當酒又先晉魏用之續停驂錄
茶之名見於王褒僮約褒西漢人又先三國用之爾

雅釋木櫃苦茶景純注早茶晚茗爾雅創自周公卽
郭注不誣則成周時已用之豈俟西漢耶抑予尤不
能了僮約烹茶買茶文苑注茶苦菜茶茗也二物明
矣楊用脩謂茶卽古茶字周詩茶苦春秋齊君荼漢
地理志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轉入茶音未易字文
陸羽輩方易之其說始之羅鄂州二家則指爲一物
也及用脩辨苦菜乃引周詩及本草爾雅顏氏家訓
諸書以茶當之卽游冬花則茶茶非一明甚不識用
脩何先後岐也洪武正韻合茶茶爲一音豈考之顏

陸與及以茗釋茶以苦菜釋茶析而爲二又一文苑
註矣商書夏王荼毒蔡傳以茶苦釋之此苦菜耶抑
苦茶耶如苦茶也夏商之世已用之矣嘗笑民生切
用稼穡而外無如茶一茶尚莫究所始矧六合之遯
庶彙之衆耶

葡萄酒

嘗觀魏文詔羣臣葡萄酒中國珍果釀以爲酒甘於麴
藥則種雖得之漢武釀法實自魏文始唐史太宗破
高昌收馬乳葡萄酒種之苑中并得其法損益成酒京

師始識其味據史氏乃言唐初得之何耶傳至中葉
劉禹錫歌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此法歷唐不衰
矣草木子記葡萄酒始於元乃荅刺古爲之又何耶
何子元引張華博物志云西域有之至魏時中國尚
未有也又引金人元好問載劉光甫言安邑多葡萄
人不知其釀法豈其法良且艱肇造於魏而六朝失
之中興於唐而五季失之至元荅刺古復作與因考
異域釀法高麗以秬火琉球則婦人嚼米爲之猶然
粒食也若蘇祿以薏彭亨占城瓜哇以槲淳泥亦用

之間有秫耳去葡萄不遠何子元謂梨橘皆可釀信有之

西瓜

葉世傑謂西瓜乃元世祖征西域携其種至中國王元美引松漠記聞洪忠宣在陰山得食稱創見則靖康前未有也予觀陸子淵引五代史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得西瓜則五代時入中國楊用脩乃引南史任昉卒梁武方食陸沉瓜投之於盤綠沉瓜卽西瓜也六朝時有之矣

契刀

楊用脩自言在都下得九府園錢予已疑之又言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惑滋甚及予遊吳下有以新莽寶貨來餽者自言得之古冢中且誦張子平詩美人贈我金錯刀是也予以漢史証之蓋契刀非錯也錯訓塗黃金塗其文故云錯予所得者身形如刀足環如大錢徑寸二分與史合二字若龜文未辨或曰五百也豈莽倣古龜貝爲之與大都莽倣古制更五銖爲刀者食貨志謂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謂名錢爲刀

取其利民管子亦以布刀爲下幣也貨食志志貨布有首有足枝今契刀似之莽去古未遠予尚得見新室故物則布刀可推唐人錢譜載大吳氏金尊盧氏幣豈用脩所得二物可考而信者據唐譜與抑用脩博物多聞不特茲譜也宋李孝美清波雜記錢譜十卷陸子淵見其鄉人姚氏所藏錢譜奇形異狀無所不有楊鐵崖錢艾衲各有論撰皆考古士也

千金

顏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實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

爲萬錢也予嘗以顏說質之遷史漢高賜田肯漢武賜桑弘羊漢宣賜二疏賜黃霸皆曰黃金其爲金無疑矣若呂后賜張卿漢文賜周勃漢武賜平陽主梁王賜公孫詭言金不言黃或如師古所謂錢也抑有未了陳平傳高祖出黃金四萬斤灌嬰傳文帝賜黃金千斤無容喙矣再考高祖紀止云與平金文帝紀亦云賜灌嬰金初無黃字果錢耶抑金耶傳與紀異將安取衷耶大都古人出之說言著之傳紀有不必泥者師古之說可盡然與予因是而考古千金之數

師古以一金爲萬錢今世萬錢值白金十兩則古之千金乃今之萬兩與此一說也食貨志漢復周舊以一斤爲一金又以黃金方寸爲一金則古之千金乃黃金千斤與又一說也今世一兩亦謂之一金范蠡有言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以千金對卿相則非今之千兩可知貨殖傳蠡之陶居積十九年三致千金以蠡之智陶之富十九年間豈三千兩耶越世家朱公以中子殺人故裝黃金千鎰至楚長男亦私齎數百金傳又言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則范之千金不知其幾矣呂不韋傳家累千金已而以五百金與子楚結客以五百金買奇玩西遊復予守吏金六百斤脫子楚亡趙如秦則呂之千金不知其幾矣此又一說也意者千金無恒名無定數蓋千萬億之通稱耳

黃金盈縮

漢高遣陳平反間出黃金四萬斤善田肯言賜五百斤漢景賜灌嬰千斤漢擊胡得虜首萬九千級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

漢宣賜朱邑子黃金百斤尚以斤計也戰國更以鎰計矣趙孝成王見虞卿秦迎孟嘗君以百鎰齊遺淳于髡趙遣蘇秦以千鎰大國宜爾也若宋薛餽孟子一七十鎰一五十鎰彼二國值今之一小縣耳顧能是耶迨女直圍汴汴都城也括金及優倡僅二十萬兩而竭豈五財盈縮視時爲豐約耶唐太宗問近世得金之難杜鎬對以西漢而上佛事未興故金多卽如鎬言永平以後金日漸乏宜也李白布衣耳遊維揚不踰年散去黃金三十萬何天子得之難而布衣得之易耶昔王莽承漢富省中黃金僅六十萬斤董卓以黃金塞塢不過三萬斤然以兩計一九百六十六萬一四十八萬耳若以四兩爲斤莽止二百四十萬兩卓止一十二萬兩也我朝籍逆瑾黃金一千二百餘萬兩又倍徙於莽卓也矧王振曹吉祥之籍也尤多一朱寧耳嘉靖間籍之得黃金十萬五千兩金首飾五百箱餘貴可知矣王文恪公謂民之膏血官之府庫盡歸於權貴家則金之盈縮可推宋有蘇師旦者平江書吏也本韓侂胄腹心籍其家得生金羅

漢五百尊長二尺五寸他金稱是以一隅小吏尚爾矧全盛世之逆闡哉因談黃金盈縮偶及於珠魏侯之珠照至十二乘者十枚項羽以二斗遺張良孫權以一斛遺宗預石崇以三斛買梁氏女張方劫帝西遷輦至百餘斛郭况家懸四壁粲如星日何曩昔得之多也迨宋曆慶間宮嬪尚珠飾珠價爲之一湧頓與曩代異何哉 本朝珠不多見惟籍朱寧家得珠二匱纓絡七箱恐內帑亦不踰是

聚寶盆

世傳沈萬三藏篋之物緣家有聚寶盆何子元泥其說引吳淑秘閣閑談僧院青磁碗証之按楊循吉蘇談元人陸道原以貲甲吳下一日召治財者二人一沈萬三秀一葛姓名不傳以貲曆付之曰悉與汝惜爲汝禍耳遂爲黃冠去乃知沈藏蓋陸帑也駕言於盆耳洪武間取入禁中試不驗彼僞可知後籍其家復歸禁中俗傳留都築聚寶門寘盆其下乃成厯甚矣安知吳淑所記非贗耶郎瑛七脩稿引皇甫錄近峯聞畧謂沈得點化術審爾則托盆以掩其術也嘗

歎道原超然脫屣其智可及也葛氏貲與沈垆而逃
名杜禍其愚可得而及諸循吉又言被沒者非周莊
之萬三乃黃墩之萬四侯甸西樵野記道原掘地得
黃白無筭贅沈氏生萬山沈遂富甲江南後沒於官
則三乃山也諸家皆吳人未知孰據

黃白家

黃白術不可言無顧有得其秘而迄無成功者如子
田舉火猫溺莫測去來是已豈天功未易以人力奪
耶西溪叢話言燒金乾永必有陰禍審爾則不特韓

約之得玉龍膏卽陳希亮之癰指是已無惑乎胡宿
之於病僧楊楷之於道士術之驗人之遇竟却謝之
亦有德其人器其人而卒秘其方絕其請者則睢陽
書生之於張永德是已豈彼所謂慮損君福耶或言
沈氏秀工點化術致帑藏之盈垆王者則播籍之禍
宜也予瞻曾却開元僧曰雖得之將不能爲則猫溺
信矣予每迷之爲黃白家道至灼艾集所採數條更
宜向貪癡謀謀

肺虫

予觀顧元慶簷曝偶談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瓜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治之此二日上行也曩不識何處得來後見姚寬西溪叢語載之蓋得之姚者姚本宋剡川人字令威嘉靖間錫山俞汝成得抄本刻之武昌敘畧曰寬以瑣辭綴緝歷數百載尚表著之故君子進則功烈自樹退與道德為徒不得已沉冥述作不失為一家言要不至草壤同敝而已直以博聞多識許姚俞亦好古士也

對問編卷四目錄

天心不欲一日無君

革除遺事

革除遺臣

文淵諸臣

諡

于肅愍公

王文成公廷對

南都振武兵變

許禮侍

科目三場均重

科舉法不可易

吏胥應試

唐宋設科

庶子爲生母考

對問編卷四

新安江應曉覺卿著

男秉謙校

天心不欲一日無君

天心不欲一日而無君也夏商周往矣秦紹之漢唐

宋往矣元紹之秦之暴元之胡非天意也非天意曷

爲乎易周而代宋也嗚呼秦不得紹周元不得紹宋

也秦人遷東周君於陽人聚歲之壬子也漢祖以甲

寅生一間歲耳比遷時仍食七邑則壬子以後周祀

尚未殄也矧龍交大澤之祥非歲之癸丑乎是知東周君未薨而漢祖已肇生矣吾固謂天心不欲一日無君也宋少帝生於壬申丙子北去戊子學佛法於吐蕃辛酉生妥懽帖睦爾年五十也我太祖以大曆戊辰降靈於濠梁後元順之生七年耳六七年間少帝年僅五十七尚無恙也其在漠北猶周之在陽人聚也猶周之在癸丑甲寅歲也是知宋少帝未薨而我太祖已肇生矣吾又謂天心不欲一日無君也嗚呼秦得紹周乎元得紹宋乎

革除遺事

諸書咸言建文君之生也頂顛頗偏高皇知其不令終嘗匣髮緇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以故遂爲僧去震澤紀聞高皇謂劉基曰何以教朕嫡孫基獻一小篋以鐵汁灌其鎖及靖難兵入建文君開視之曰基教我矣遂以僧遁史乘考誤基卒於洪武八年時皇太子無恙建文君僅歲耳何得豫爲嫡孫計王元美得之矣吾學編金川破建文君召程濟問計濟言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爲 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如鄭端簡言則落髮乃
濟計非 高皇授也意者 建文君之歸自滇南也
吳亮泣之矣無以解其不死故竟假 高皇遺命以
自貸耳元美又考之史雲南僧乃楊行祥釣州白里
人非楊應能也正統間鞠其非 建文君瘦死獄中
且曰 建文君出亡與否不可知但僧臘既深必不
肯出以就危地紛紛諸說爲一楊行祥誤耳元美博
洽士也審爾則 建文君歸否尚未知况敢訂其造
次時事耶又史乘考誤二條其一 文廟實錄乃三
小纂黨元王者爲之傳述耳茲皆史氏所當知

革除遺臣

楊手筆何爲有孝孺叩首乞哀之語其二 景泰帝
聞鐘聲曰非于謙乎此徐元玉傾肅愍之言而蘇材
小纂黨元王者爲之傳述耳茲皆史氏所當知
河汾燕閒錄述平定州志石長史撰抗靖難師支解
死今遜國臣記中無之予卿先正鄭叅政居貞以方
黨死記有之且紀其送方正學詩然尚失其名桓失
其長齡里人也程太史克勤志郡中文獻僅收之文
苑中楊文懿公守陳續讀書巢記不過多其文章家

學而已死事不與焉緣其時殃至赤族甚有瓜蔓抄者故宗戚多諱之俾程楊二家語焉不詳也世言建文遺臣亡死者無慮千人諸家搜採僅得百餘人若石若鄭非幸爾耶予遊括蒼山中憇治平寺觀轉藏高三丈老僧爲予言比童兒捨身入寺時每月下輒見藏旁絳衣多人連袂歎或陰雨作哭聲卽之忽不聞見有遊僧攀藏頂取敝經去始已予曰此遜國臣記中事也囊括人王姓者聞藏上嘆嗟聲異之登絕頂見一敝冊紙浥字斷不可讀讀之數日始識乃

載建文亡臣二十人官爵氏里可辨者九人而已嗚呼彼亡臣者全其身全其祀矣顧歎且泣何哉九人白矣十一人何汨汨也毅命旣革恥食周粟者首陽二子而已彼武庚反鄙之後商奄未滅之前東征之師屢出而殲且播者凡幾也心非叩馬之心死非首陽之死乎詩書所載無一人稱焉多士多方冒頑名而負貞恨於地下者種種矣齊二客尚失其名矧五百人哉好事者相與搜之楊文懿嘗輯建文朝政及諸死亡臣以補史缺疏成未上而卒今續鄭記

無一語及死事不識見輯中否予徼守陳公以抗靖
難師死今在遜國臣記之顧百年無祀典正德末予
先王父率鄉人置祠田祀之城隍廟左予時聞與歲
事云記中有黃希范卽陳也陳嘗釋戍歸貧依定遠
知縣黃積良從其姓蓋范希文嘗從朱姓也 建文
元年始疏復之不然金川失守時徽安有二守耶且
鄉人道陳事嘖嘖卒無一語及黃者

文淵諸臣

本朝二百年間直文淵諸老歷四朝者楊文敏公榮

楊文貞公士奇在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時歷 三朝
者黃文簡公淮在永樂洪熙宣德時楊文定公溥在
洪熙宣德正統時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在景泰
天順成化時三入相者費文憲公宏張文忠公孚敬
也以薦辟入者楊文貞公以乙科由縣令入者胡祭
酒儼不由翰苑者薛文清公瑄以監察御史黃文簡
公楊文襄公一清以中書舍人李文達公賢張文忠
公席文襄公書方文襄公獻夫桂文襄公萼以主事
金文靖公幼孜夏信州言以給事中餘未悉也廷試

第一人者胡文穆公廣陳少保循馬襄敏公愉曹文忠公鼎商文毅公彭文憲謝文正公遷費文憲公宏及顧崑山李興化申長洲也諡文正者李長沙東陽謝餘姚遷也詔獄則解學士縉謫戍則岳文肅公正降外則許襄敏公彬徙邊則陳少保徐武功伯有貞死西市則王毅愍公文夏信州言也

諡

史遷諡法貞之例三曰清白守節曰大憲克成曰憂國忘死正之例一曰內外賓服則正愈於貞矣陸子

淵以貞愈於正殊未然唐室諡文貞者魏徵宋璟楊綰庶幾焉蘇環有餘愧矣宋室諡文正者司馬光范仲淹庶幾焉王旦且有遺論矧夏竦乎卒無文貞以避廟諱故也我朝文貞惟西楊一人文正則李茶陵謝餘姚也國制惟官翰苑始得文予考之殆未盡然王毅愍文陳莊靖文以名避是矣曾榮襄榮馬襄敏愉俱廷試第一人入內翰何以無文金文忠忠何不名避也魏文靖驥吳文恪訥葉文莊盛鄒文敏濟儲文懿瓘邵文莊寶楊文恪廉姚文敏夔王文莊

鴻儒何文肅喬新皆非官翰死者何以文也 國初
文臣無諡劉文成基宋文憲濂宋文恪訥朱文恪善
咸請之 康陵王忠文禕請之 裕陵文節則 建
文時諡也 長陵諡文臣自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
始諡忠文者王公之後有李祭酒時勉內閣諡文忠
者曹學士鼎楊少師廷和張少師孚敬二百年來未
有諡忠獻正獻者

于肅愍公

于肅愍社稷臣也李主事夢陽曰東宮之易南宮之
錮有能爲公恕否耶夫南宮之錮肅愍何尤東宮之
易不能爲肅愍恕也王尚書直之難色李給事侃之
灑淚誰不知之林給事聰朱御史英之疏入肅愍宜
汗赤矣獻懷景廟太子薨而章郎中綸鍾御史同受
炮烙之慘此何時何事耶楊進士集不疏朝廷而書
肅愍已知柄用有在矣乃復以集書示王毅愍文彼
蓋意嚮肅愍者抑何爲耶及 景廟病亟復舊東宮
之議大監興安尚首言之毅愍不然肅愍何在耶迎
立外藩之譖有以來之矣予閱于民家乘與廷臣疏

復舊東宮不報約翼日面陳泣請而景廟大慚不可爲矣不識夢陽見否文氏漫抄 憲廟立見復舊東宮疏始復其官則家乘不誣史乘考誤亦以易儲不得爲肅愍咎

王文成公廷對

王文成公廷對時士論以鼎甲擬之已而二甲第七人予聞之前輩云柄國者有卻於文成也先是朝堂投無名詩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浦碧子規啼罷鷓鴣啼蓋柄國日久士大夫

諷其不決去也適有忌文成者指無名詩乃文成爲之柄國者抑焉京師愕然稱惜卽文成冠多士官翰苑不過潤色王章裁成史館而已洪都之變誰與當之偉績豐功分茅裂土抑忌文成者故假之與張東海假髻篇槩傷時事耳或啣其刺已也出知南安邵二泉詩有忌公人是愛公人之句吾黨遭讒蒙垢大率類是

南都振武兵變

南都振武兵變事在嘉靖庚申春予時從事銀臺也

武臣某子甲謀傾本兵陰使腹心旗校假散糧故扇亂營間致黃戶侍逮辱某都督請旗牌於魏國率家丁靖都城執市民安姓撓法者杖之市民曰殺可得杖不可得遂斬之內橋衆始息言官疏之朝下部司緝之夜擒首禍十三人笞之死餘置不問振武遂罷各兵悉歸老營矣緣振武選各營之強壯者充之如京師團練法及變起他營莫敢誰何向非家丁百餘人聚不可散始知兵間不可無家將家丁也已而張尙書禱職某子甲以袁州黨言官竟畧之南都忿時事解組去者惟馬司成一人而已先是市民安姓者人多痴呼之家於關雲長小祠左朔望禱人塞巷安痴曰土偶耳何神爲截神頭置之巷門衆驚奪不得迨懸痴首於市與昔置所不移尺寸云

許禮侍

許禮侍觀貴池人冠鄉會榜洪武辛未廷試第一復黃姓奉詔募勤王兵聞金川失守朝服拜哭投河中妻女以不辱死文皇削其籍至今少傳今人惟識本朝三元商文毅一人而已登科錄以韓克忠實

辛未誤甚韓乃丁丑六月朔殿試再賜及第以易陳
郊者郊本三月第一黜落者有言至夏易之陸子淵
漫抄辛未六月再取韓非也楊用修序 國朝科第
名氏洪武辛未許觀丁丑陳郊後取韓克忠是矣又
序洪武辛亥狀元吳伯宗明年壬子狀元宋善陸子
淵駁之江西通志載善洪武初廷試第一初未指何
科實錄載善以教授薦入翰林未詳廷試不識用修
何考也且言是科會元陳忠嘗見錄本

科目三場均重

唐宋取士明經卽今之經義進士兼詩賦二科並行
而進士得人爲盛明經雖近正而拙者爲之謂之學
究詩賦雖近浮而高明向之然博觀泛取出入百家
非詩賦之得人乃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安石黜詩賦
崇經學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
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
科爾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
學究亦自悔之矣此王文恪公論畧也文恪欲別立
一科如制科式不拘已仕未仕兼通子史百家詞章

詩賦者試之以收非常之才予意 國家立法至精博矣顧近世主司重初場士子守經義半語不合一筆行勾卽歐蘇論表晁賈策畧何由自著果主司求異才於二三場間未必無若人何必別立條貫也邇者言官有兼採三場之議矣卒以卷繁日促罷然盛以官僚緩以時日不可乎識重亟反一大時務也

科舉法不可易

科舉之法不可易以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也世變日下趨如江河人情日僞詭若魍魎卽今日名楊行舉之法行則上下相蒙公私相飾不以虛榜則以垢訐不以勢崇則以利賄學宮激而爲朋黨閭閻扇而爲聚訟非王政所願聞也卽以漢論孝廉設科始於漢其得人亦莫盛於漢父獨居濁如泥已致誚於當時矣矧叔世乎北齊有一士人居喪踰制足著聲矣仍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以表哭泣之過顏之推載之家訓不斥其名謂其爲選舉人也

吏胥應試

洪武四年詔吏胥不許應試尋許之會閱會試錄正

統七年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
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溫松陵驛驛丞十三年辦
事官舒廷謨中一百二十五名予以嘉靖戊午入北
場尚有吏胥同號舍南都無之

唐宋設科

唐宋羅才多術黃巢屢舉不第起而爲亂張元吳昊
亦場屋中人應試不錄竟去宋之遼予嘗思唐宋進
士明經之外羅網別材亦多術不識何緣不錄此輩
唐有才識兼茂科有軍謀越衆科有多才科有高才

未達沉迹下僚科宋有茂才科有沉淪科有洞識韜
畧科有軍謀宏遠科使黃張由此而進亂世之奸非
治世之能乎惜當時無以若語悟秉國者今世取士
似漢漢制舉士曰孝廉曰賢良方正曰博士弟子孝
廉賢良舉以任用今之科目似之博士弟子入補國
學今之歲貢似之科貢而外復有輸粟一途議者斥
非古不思漢亦有之黃霸始以入財賞官復以入粟
補馮翊卒今之輸粟似之矣漢世入仕之途大闢故
得人之盛

庶子爲生母考

予北學時有同儕羅者生母死嫡母尚在室學士大夫有爲厭於嫡母之說者羅留太學旬日予時爲西廂侍少司成錢塘高公謂予曰書生病坐不通今此之謂矣江生亦考時制否予對曰曾見教東谷有言古制母服不斬不三年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衰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明

教天下之孝也公曰子尙未究從來也因作庶子爲生母終喪考俾予喻之羅生始得奔喪云考曰按

大明令云庶子爲其母齊衰期年註曰謂嫡母在室孝慈錄云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大明律制服圖云庶母所生子斬衰三年並無嫡在降期之文於是士大夫多遵律而下吏細民或托於令人遂以爲庶子嫡母在服所生母者或三年或不三年制無定也以予考之不然我朝定制甚著人顧不察耳按大明會典云國初頒降大明令凡喪服等差因前代

之舊後更定服制爲孝慈錄復圖列於大明律茲非
昭昭制乎曰 國初頒降多因前代之舊者謂草創
未定也日後更定者更其舊而定之也 國初一切
制度悉以更定爲準故二百年來五服喪制未有不
從律而從令者也姑舉一二証之令所開齊衰之服
其條有十律乃悉舉而更定之子爲母等七條進爲
斬衰三年母爲長子等三條降爲齊衰三年或由輕
而重或由重而輕今皆從律不從令也又開父爲嫡
子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總麻三月律又舉而

更定之父爲嫡子齊衰期年嫡子衆子爲庶母亦齊
衰期年或由重而輕或由輕而重今皆從律不從令
也若律令互異者未有不準於律者何於生母之服
獨舍律而從令與或以服制圖無註是不然律文嚴
謹一字不可增減就如圖之別條當註卽註不嫌詳
復又何獨省於此旣無明註孰敢增一字乎又按

孝慈錄乃洪武七年十一月所降也先是貴妃孫氏
薨 太祖命禮官定喪服之制尙書牛諒奏議不稱
旨乃勅學士宋濂等遍考諸書以聞 太祖親爲裁

定以五服喪制併著書名曰孝慈錄頒行天下冠以御製序其畧曰禮樂制度出自天子今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遵守此尤爲可據蓋我太祖嘗謂父母之恩本一而古來制服低昂太甚不近人情乃特著此錄更定服制卽以其制圖於大明律以示不刊之典自是子爲父母得以金服斬衰庶子爲所生母得以終喪此實太祖獨超千古之見而爲我朝創一大典也孫貴妃有女無子太祖仍命吳

王橚爲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是時孝慈高皇后尚在位而制禮若此其不取壓於嫡母之說明矣慈母且然况生母乎天子之子且然况庶士乎會典所紀始洪武迄弘治法制沿革無不備載吏部丁憂欵內亦無反律之制豈會典旣成之後又有短喪新例與若以古禮爲解則孔子從周之說何謂也孟子譏短喪者曰謂夫莫之禁而弗爲也今制不惟莫禁且引而及之矣顧弗爲之何也又按律云斷罪依新頒律服制圖首列於律其當依律何疑若

輕重不協於律者卽罪也可三年而不三年當守制而不守制抑又甚矣倘舉律科斷罪可勝言與今羅生鳳嫡母在所生母死來問禮書示之

書